

通志卷一百八

宋 稦 右 功 郎 鄭 棕 漁 仲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

樊宏

子儻
曾孫準

族弟

陰識

弟竦
曾孫冀

朱浮

馮飭

虞延

鄭

弘

周章

梁統

子竦
商

元孫冀

張純

子奮
曹褒

鄭

元

鄭興

子范升
眾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

鄭

弟元桓

榮

子郁
曄

孫焉

曾孫鸞

鸞

丁鴻

子陵
陵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封于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

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敕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
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
是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返湖陽軍師欲殺
其妻子長吏以下其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
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
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
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戚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
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

宏遺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
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
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
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尋元鄉
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八年帝南祠
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
求苟進常誠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
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

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帝聞之敕駟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
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
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
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天國誠恐子孫不能
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
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敕薄葬一無所用
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購錢千萬布萬疋謚爲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儻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儻弟鮑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儻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餧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綱尙闊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以儻外戚爭遺致之而儻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儻以不豫得免帝崩儻爲復

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以識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
儻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
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
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
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儻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
至親悼傷之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
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
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儻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

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
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
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一子臣等專誅而已帝
歎息良久儻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鮒爲子賞求楚王英
女敬鄉公主儻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
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尙主但以貴
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
乎鮒不從十年儻卒贈賂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
張愔問儻遺言先是河南縣亾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

罪徒者甚眾遂委責于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儻常患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餽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儻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憲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儻謹恪又聞其止鮪姻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甯二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尙嗣初儻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弟子潁川李修
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宏族曾孫準字幼
陵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
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平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
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
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請博求幽隱發揚巖
穴使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
以推述先帝崇尚儒雅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

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拜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
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
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
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猶是言之調
和陰陽實在節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
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
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尙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
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

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熟郡旣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

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
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
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塉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
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初元三年
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
出自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
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
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

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
新野涓陽杜衍冠軍胡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
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
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
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
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
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
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
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

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甯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鮒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同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

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
障翳風雨躬履泥塗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
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
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
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
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
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
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
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

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
故興曰貴人不讀書邪亢龍有悔夫外戚之家不知謙
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
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
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
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復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
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